

# 离心灵最近的地方

董广民

好友最近在汉王镇拔剑泉的东南方租了一个小院，叫“栖墨雅境”。“栖墨雅境”——这名字起得真好，一听便觉得有山水意境，又带着几分文墨气息，光听名字就已经让人心向往之了。

这方小院，既有“栖墨”的文气，又有“雅境”的闲趣，院子里秋千、花草、牌桌，样样都透着生活的可爱。小院门前春风翻过墙头，落在“栖墨雅境”的门匾上，像是替主人先探一探这满院春光。推门而入，不必急着做什么，先站在青石板上深吸一口气。空气里有新翻的泥土味，有刚冒头的青草香，还有远处不知名野花传来的若有若无的甜。春光正好，不浓不淡，恰到好处地洒满整个院子。

院角右手那架秋千是最抢手的。两根麻绳系在粗壮的枇杷树枝干上，一个大轮胎磨得光滑温润。坐上去，脚尖轻轻一地点，便晃悠悠地荡了起来。这秋千荡起的，是童年的记忆，是此刻的欢愉，更是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向往。

院里花草虽不名贵，却各有各的秉性。墙角那丛绣球已经冒出嫩绿的新芽，再过些日子就能开出团团簇簇的花；南墙根的月季正含苞待放，有几朵

急性子的已经半开，露出绯红的花瓣；还有一盆盆多肉挤在石阶上，胖嘟嘟的，憨态可掬。最喜人的是那几株刚种下的牵牛、玫瑰、康乃馨、太阳花、姬小菊，红的黄的白的小花朵在春风里轻轻摇曳，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姑娘，凑在一起说着悄悄话。它们在阳光下舒展着，在微风里舞蹈着，把整个院子装点得生机盎然。这些花草不需要刻意打理，它们自在地生长，该发芽时发芽，该开花时开花，像是懂得顺应时节的道理——人若能如此，该多好。

院里左手的方桌是大家最喜欢的地方——攒蛋桌。阳光透过葡萄架洒下来，斑驳地落在牌桌上。三五好友围坐，沏一壶明前龙井，摆上瓜子花生，便开始了一下午的“鏖战”。出牌的吆喝声、赢牌的欢笑声、洗牌的哗啦声，混着茶香和花香，在院子里回荡。不在意输赢，只享受相聚的时光；不讲究牌技，只图个热闹痛快。偶有和风吹过，牌被掀起一角，大家便笑着用手压住，抬头看看天，感叹一句：“这风也来凑热闹了。”

黄昏时，夕阳把整个院子染成金色。秋千的影子拉得老长，花草披上了一层暖光……靠在藤椅上，看着这一

切，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满足。这个春天，没有远行，没有奔波，只在这小院里就遇见了最好的时光。秋千荡起了欢笑，花草点缀了心情，牌桌凝聚了情谊——原来诗意不必远方，“栖墨雅境”里，处处都是好春光。

小院正前方是一座二层小楼。楼下那间书房，便是大家灵魂的栖息地——墨香居。这里，以书为媒，以茶会友。“栖墨雅境”读书荟，在慢时光里，赴一场精神的盛宴。

那是一个能听见书页轻语、墨香在空气中缓缓流淌的地方。走进“栖墨雅境”，时光仿佛都放慢了脚步。木质的书架，暖黄的灯光，几案上或许还摆放着一两枝清雅的绿植。这里不追求热闹，只安放得下宁静的思绪。而在这方小天地里，最动人的便是“围读”的时刻。围读，不只是一群人聚在一起看书那么简单。它更像是一种仪式，一次心灵的约定。当大家围坐在一起，手中捧着同一本书，或者各自分享心爱的篇章时，那间屋子便不再只是一个物理空间，而成为了一座精神的岛屿。

每一次分享，都是温暖的相遇。那些平日里或许被小心翼翼藏起来的感

受，在这里，被文字轻轻牵引而出，又被倾听者的目光温柔地接住。这样的相遇，无关身份，只关共鸣，怎能不温暖？每一段文字，都有治愈的力量。在“栖墨雅境”的围读中，文字不再是冰冷的符号，而是有了温度的药引，它治愈的不是身体，而是那个在喧嚣世界里常常感到孤独和疲惫的灵魂。当我们读到与自己心境相似的字句，会感到“原来我不是一个人”；当我们读到从未设想过的观点，世界便又开阔了几分。这种力量，悄然发生，却深入骨髓。

所以，一室书香，是精神的栖息地；满座知音，是灵魂的共鸣者。在“栖墨雅境”的围读时光里，我们以书为媒，以分享为桥。每一次翻动书页的声音，都是心门开启的轻响；每一次真诚的交流，都是星火与星火的相映。在这里，每个人都是分享者，每个人也都是聆听者。我们分享的不只是书中的文字，更是文字照见的生活；我们聆听的不只是他人的声音，更是那个在故事里被触动、被理解的自己。

这，或许就是围读最迷人的地方，它不是逃离生活，而是让我们在书香里汲取温暖与力量，更好地回归生活。

## 秦俑凝眸见千年

杨亚伟

四月的阳光斜斜地穿透玻璃天顶，洒在秦兵马俑一号坑的木质栈道上，为这些沉默的战士披上流动的金纱。那些或跪或立的陶俑，铠甲上的彩绘虽已斑驳，但2000年前工匠刻下的每道纹路依然清晰可辨——这是怎样惊人的写实主义！秦人竟以泥土为媒介，将横扫六国的虎狼之师永恒定格。

这些与真人等高的千人千面的陶俑大军，每处细节都在诉说着大秦帝国的威严。持弩的跪射俑，脚掌的弧度与真人足别无二致；战马嘴角的肌肉线条，仿佛随时会发出《诗经》中“萧萧马鸣”的嘶鸣。顿感司马迁笔下“穿三泉，下铜而致榑”的记载何其真实，眼前这支地下军团，正是这恢弘记载的鲜活注脚。李太白在《古风》中咏叹“秦王扫六合，虎视何雄哉”，此刻站在俑群旁，才真正读懂这雷霆万钧的气势。每个陶俑的指纹都是唯一的，那些无名工匠在塑造时，或许正想象着它们终将复活——这种将生死信仰带入永生的执念，让整个坑道弥漫着震撼人心的力量。

在二号坑的将俑方阵前，我几乎能听见铠甲碰撞的铿锵。这尊身高1.96米的将军俑头戴鹖冠、身披鱼鳞甲，腰间佩剑的纹饰细如发丝。杜牧在《阿房宫赋》中说“纍立远视，而望幸焉”，虽然描写的是阿房宫，但此刻面对这尊秦俑，竟也有相似的恍惚感。与之相映成辉的，是徐州博物馆里那些高不过半米的汉兵马俑，同样的军事图腾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语言。汉俑舍弃了秦俑的写实，以简练线条勾勒出楚地特有的灵动，那尊彩绘乐俑宽大的袖袍下，仿佛还藏着刘邦《大风歌》中

“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”的豪情。

那驾2000多年不腐泛着冷冽金属光泽的御车前，我驻足良久。《诗经·小雅》中说“四牡骙骙，周道倭迟”，这件复刻品依然能让人想见当年骊山脚下“车辚辚，马萧萧”的盛况。而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，用4000余片和和田玉编织的生死衣裳，则透着黄老无为思想的一种永生哲学——前者是“振长策而御宇内”的征服意志，后者是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从容智慧。

当夕阳为俑坑镀上金红的光晕，那些残缺的陶俑突然有了温度。跪射俑膝盖处的裂痕里，依稀可见工匠指印；战马眼角的釉彩剥落处，露出质朴的陶土。苏轼所言“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”，此刻有了具象的注解。这些泥土塑就的战士，用永恒的姿势讲述着：真正的文明传承从不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，而在工匠指尖的温度中。

最后的光线扫过坑道里那个持戟俑的脸，他残缺的嘴角微微上扬，2000年风霜刻下的皱纹里，藏着中华文明最动人的秘密——那是在青铜器上刻下第一个“德”字的虔诚，是诸子百家争鸣时的思想闪光，是张骞出使西域时回望长安的眷恋。这些沉默的战士用泥土的永恒告诉我们：真正伟大的文明从不畏惧时间的侵蚀，因为每个当下的创造，都是对未来的承诺。

骊山的晚钟响起，余音在黄土高原上层层荡开。王昌龄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的深意渐渐清晰，历史长河中的每一次凝望，都是文明对自身的重新发现。那些深埋地下的陶片，是先民寄给岁月的信笺，而我们，正站在收信人的位置上。

## 春风起处纸鸢飞

刘红军

裁竹为筋，剪素为裙。趁东风、漫舞芳辰。线牵云影，梦逐天垠。看蝶儿翩，燕儿疾，鹊儿群。

遥思楚汉，曾寄烽尘。笑而今、尽作童真。一丝牵挂，万缕阳春。任风来梳，雨来濯，岁来巡。

——调寄《行香子·咏纸鸢》

春风拂过阡陌，拂过檐角，吹醒人间万千生机，也吹起了漫天纸鸢。风筝，这一缕系在天地间的活动画卷，从古至今，都是春日里最灵动的诗意。

世人偏爱春日里风筝漫天的模样。天空是澄澈的蓝，各色风筝争奇斗艳：有翩跹的蝴蝶，在风中轻轻摇曳，宛若花间流连；有矫健的雄鹰，昂首向天，仿佛要冲破云霄；还有灵动的金鱼，拖着飘逸的长尾骋兴遨游，似是游入了深蓝碧海。风一吹，风筝悠悠升起，手中的丝线忽紧忽松，时而高飞，时而低回。那一头，是挣脱大地的自由，这一头，是人间烟火的牵绊。

风筝的由来，早已在历史长河中晕染出传奇的底色。相传，最早的风筝并非寻常玩物，而是古人寄情天地、传递讯息的灵物。春秋时期，匠人鲁班削竹为鹊，成而飞之，三日不下，这便是风筝最初的雏形，名曰“木鸢”。彼时，木鸢带着古人对苍穹最质朴的向往，在云端盘旋，见证着先民对突破大地束缚的渴望。楚汉相争时，风筝被赋予了铁血柔情：韩信曾制纸鸢丈量未央宫的距离；张良更是乘坐飞鸢吹箫，涣散八千楚军士气。那飞鸢之下，是金戈铁马的风云，是乱世浮沉的谋略。

而后岁月流转，风筝褪去了征战的锋芒，渐渐化作人间闲趣，飞入寻

常巷陌，成为春日里独有的浪漫。唐宋之时，放鸢已是全民皆爱的雅事，文人墨客踏春寻芳，必以放鸢为乐，一纸鸢影，入诗入画。“草长鸢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寥寥数笔，高鼎便勾勒出最动人的春日图景，定格了最纯粹的快乐。

宋代寇准的《纸鸢》诗里则藏着凌云之志：“碧落秋方静，腾空力尚微。清风如可托，终共白云飞。”纸鸢如君子借势而行，心怀高远，恰与《红楼梦》中宝钗的“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”有了相隔数百年的灵魂呼应。

明代徐渭更是爱鸢成痴，作《风鸢图诗》三十余首，其中一首道：“柳条搓线絮搓棉，搓够千寻放纸鸢。消得春风多少力，带将儿辈上青天。”看看，借春风力，送鸢上天，满是对后辈成长的期许。

然古人放鸢，从不止于玩乐，更藏着独特的生活智慧与美好祈愿。每至清明，春风和畅，人们纷纷到郊野放风筝，剪断丝线，任其随风远去，谓之“放晦气”。他们将病痛、烦恼、忧愁都寄于纸鸢之上，让清风带走所有不顺，盼望新的一年平安顺遂。这看似简单的举动，却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。

风筝，是春风的信使，是诗意的载体，更是人间的智慧。它从千年历史长河中飞来，飞过秦汉明月，飞过唐宋烟雨，飞过寻常巷陌，始终带着温暖的气息。一根丝线，连接着过去与现在，一头系着古老的故事与诗意，一头牵着当下的烟火与温柔。祈愿舞纸鸢时，人间祥和美好，寄愿有春风处，世界顺遂安宁。